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十五回 摩雲師彩陰補陽 雷部神降凡點化

詞曰：混沌未分晝夜，洪蒙誰破陰陽。原來盤古門穹蒼，遺下江山蕩蕩。

有巢教飲食，軒轅制下衣，甬能人世得安康，聖德皇功無量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林爺不能答應，正在為難，忽然來了兩位神祇，蟒袍玉帶，乃是吉慶二神。走到林相公耳邊，不知說了句什麼話。相公即便開言說：「來代公爺獻壽詩的。」公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既獻詩，快快做來過目。」相公一嚇，說不出來，急住了，說出兩個字來：「沒得...」公爺未曾聽見，又派了家將，指了一張土絲幾子，取了一幅花綾，又去取了文房四寶拿下來，擺在林相公面前，叫道：「快寫壽詩獻上去。」林相公無計可施，忽然想起關帝廟的簽句，何不拿來搪塞一下？提筆就寫，一揮而成，獻將上去。公爺接過，吟了一遍，大笑道：「好。」即忙離了公座，親手將相公攙起，吩咐花廳擺酒飯。相公謝過公爺，入席飲酒。公爺叫聲：「先生，有屈與你在我公府做一個西席，先生不知尊意若何？」相公下了一跪，說道：「蒙恩公爺提拔小人，敢不從命。」公爺大喜，吩咐左右取了鋪蓋行囊，請林爺書房安置。自此林相公有安身之處，時運亨通，少不得便中想求公爺要報仇雪恨。要知公爺名姓，下回自有交待，這切不言。

再講李大麻子，自從火焚了觀音庵之後，終日與妖怪纏著，弄得元陽耗盡，頭暈眼花，渾身似火攢燒心中，實實的眼睜睜的性命難保。坐在南書房，說：「老邵呀！我要走氣了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走氣，門下要餓死了。」「老邵呀！我在家裡坐得有些不耐煩，你叫轎夫，抬我到門首活活眼目。」邵青聽說，喊了四個轎夫，下了四根轎槓，捆在圈椅上，將李大麻子抬出府門，在對面照壁牆坐下。兩邊站了二十幾位爺們，名叫做肉屏。坐了一會，說：「老邵呀！不好了，門前都絕了人啦。將來要路斷人稀！吩咐人到柵欄外喊些人來走路，好讓我大老爺活活眼目。」「有」，爺們答應一聲，到柵欄外喊人，並無一人肯來。都是聽見李大麻子坐在門首，個個都轉路走了。爺們等了一會，不見一個，李雷又差了四個爺們，往兩頭去呼行人，走我大老爺面前。四個爺們往兩頭去喊人。不一時，西柵欄外來了一個和尚，莽壯身軀。只見他頭戴僧帽，身穿一件遍體風雲烈火袈裟，腰繫絲絲，足下僧鞋襪，手執拂塵。一個肉色面皮，兩道劍眉，一雙豹眼，大鼻樑，獅子口，頰下一部滿須，身長九尺向開。口中念著歌道：

看破浮塵總是空，機關玄妙伏虎龍。有人學得長生法，彩陰補陽是銅鐘。

又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走進西柵欄。有爺們走上前去說：「和尚，你這裡來。我們大老爺請你說話。」和尚說：「那位大老爺？」「是李震遠大老爺。」和尚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李大護法。這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！」說罷，大踏步來到李雷跟前。將李雷一望，「哎喲，大老爺，你面上有股妖氣！幸好咱家早到三天，要遲三天，只怕性命難保了。」叫聲：「李大護法，僧人問訊了！」李雷在椅上並手，說：「和尚，罷了。」後邊跟了一個頭陀，渾身是黑，挑著一個高肩擔子，一直進了李府。

到了堂上，李雷也叫人抬進府門南書房歇下，撒下轎扛，和尚又來見過。李雷問道：「是葷是素？」回道：「葷素兩便。」坐下獻茶，茶罷擺盞，和尚開言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暫且躲過一刻。待僧人先拿妖怪。」有人將李雷抬到一個僻靜書室，邵青相陪，把格扇盡皆關閉。「千萬不可出來張望。妖怪拿不住，大老爺性命難保！恐誤大事。」即刻吩咐，把頭陀叫進，歇下高肩擔子，取鎖匙開了箱子，請出四尊佛來。叫人將廳內一切東西盡皆搬去，抬了一張方桌，當中擺了，燭台俱全。四尊古佛供在方桌，四邊亭柱上插了四首小幡，四根桃柳枝，一大碗陰陽水，黃紙米墨筆俱各整齊。和尚脫了袈裟，口中念咒，用黃紙畫符變化，飄向空中，遣了尊神往後面去拿妖怪。

且說妖怪正在房中與丫環談心，忽見一位神祇走將前來。他心中明白，恨了一聲，說：「李大麻子！你好沒良心！竟聽信妖僧之言，遣神將前來拿我。你全不念夫婦之情。」妖精正在歎恨，和尚又遣了兩位神祇前來，都到房門口站立。妖精就把渾身衣服一撕，釵環摔在地下，精著身體，走進牀後，取了雙刀。步子一起，跳出窗外，駕遁光來到廳上，看見和尚，雙刀一起，劈面砍來。和尚忙用九環象鼻杖相迎，二人鬥了有三十個回合，不分勝負。徒弟動怒，手拿扁擔，照定妖精陰口一擔，登時打倒，跌在地下。加下一禪杖，絕了性命。一時現原身，乃是個九節狐狸。和尚叫徒弟將四尊佛並用的物件盡皆收拾起來，又叫人取了風爐子銅鍋銅鐘，又要白酒，不一刻都辦齊全。和尚把狐狸頭取下，劈開，取出腦子，用白酒腦子下鍋一炒，炒成雪白一個大丸子，盛在面碗，叫人送與大老爺吃下。莫說拿住妖精。有爺們捧進書房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和尚送一粒仙丹，請大老爺服下，照常一樣。」李雷接來吃下，睡了一刻，醒來叫聲：「老邵呀！我此刻覺得眼睛清爽，精神如舊。」登時用了中飯，步入中堂，拜謝了和尚活命之恩。有人報說二太太瘋了，把衣衫脫下，精著身子，不知去向。李雷大驚道：「二太太怎麼瘋了？」和尚在旁說：「妖怪就是二太太，方才是咱家拿住，取了腦髓，煎成羔子，大老爺吃了，方才如故。不然，大老爺怎得精神。」李雷一聽，說：「老邵呀！林孔昭的妻子是個妖怪！」和尚叫聲：「李大護法，著人起造無憂樓，讓咱家住下。晚間要肥胖婦人二人，陪伴咱家受用！」李大麻子吩咐後面現成的樓打掃乾淨，又吩咐預備牀鋪，登時齊備。又挑選兩個肥胖婦人，送至樓上伺候。到晚辦酒款待和尚。和尚就將彩陰補陽之法說了一遍。李雷心中大喜，酒散各人歸寢。和尚來到樓上，用三尺白布把兩個婦人纏在腰間，走了四十步，回轉又走。走到天亮，兩個婦人直淌淌在地絕了性命。此日報知李雷，吩咐被棺盛殮，後圍牆外開個洞，將屍首拖出去掩埋。自此以後，每夜兩個婦人。此日皆是死的。薄皮棺材李府都是用以帳付棺，死者不計其數。

上蒼眼目難睜，遣了一位神祇下凡點化惡人。那一日，從西柵欄外走來一個大頭老兒頭，戴一頂高帽，身穿一件們青布的袍子，腰繫絲絲，穿一雙青布鞋子，年紀有九十向開。一嘴白鬚鬚，一直走至白石坡台，踉踉蹌蹌走至門首，就看見李府兩邊站登坐著二三十人，在那裡撇著京話。老頭子一聲咳嗽：「你此處可姓李麼？」回道：「姓李，你找誰呢？」「我找李大。」內中有位爺們說道：「你這老頭子，從哪裡來的？」回道：「來處來的。」又道：「哪裡去的？」回道：「去處去的。」「老頭兒，你找錯了人了。這裡沒有李大，別處去找吧。想必是後門挑水的李大，他在城腳跟住，往那裡去找他。」老者聞言，望著那人臉上一口啐。那人道：「老頭子，你好大膽，可是不要命了！」老者說：「小伙，放你娘的屁，你不懂人事！你知道我找那一個李大？就是李大麻子！」那些爺們一聲喝道：「你這老頭子，膽都包了身了！出口就罵我家大老爺。」老者說：「你們這些龜旦，幫住李大麻子，只行惡事！你進去望李大麻說，說我來了，快些叫他出來迎接！」爺們說：「老頭子，我看你真正活得不耐煩了，同我們大老爺鬥氣！你到了此地，還想有命麼？」又有一位爺們說：「老頭子，你說了半天，到底姓甚名誰，找我們大老爺做什麼？」「你問我麼，我姓勸，叫做勸善。老人我來李大麻子，行些好事！來做什麼？快快與我報來！」有爺們進內，來到南書房，回大老爺說什麼事：小的們坐在門樓內，從外面來了一個乾癟老頭子，小的們問不明白，開口就罵，連三代都被他罵到了...李雷說：「莫動他，他罵誰三代，你來告訴我？」爺們說：「他罵別人罷了，他是罵大老爺。小的不得不稟請大老爺示下。」李雷聽說有人罵他，面上有些削色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這件事怎樣辦法？」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快傳四樓教習，各帶兵器在左右伺候。再著人將老頭子叫他進來，看是一個什麼狠法？強一強，推下火牢，絕他狗命。」李雷聽罷，吩咐家人去傳四樓教習來。爺們答應一聲去了。有爺們出來，叫聲：「老頭子，大老爺叫你進去，須要小心。」勸善老人聽見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！我又不是你家用工的人，難道下不得個請字？怎麼，叫我進去？」說著說著進了腰門，上大廳穿明巷，直至南書房，見了李雷。

他舉杖，叫了一聲：「李大麻子，你見我身也不起，就像得了半身不遂。你先叫人倒杯茶我吃吃，端張椅子與我坐，好來教訓你。」李雷無奈，叫人倒了一杯茶來。老人吃過，忙坐下叫聲：「李大麻子，你站起來。我且問你。」李雷站起身來，叫：「老人家，你姓甚名誰？」「我叫勸善老人！大麻子，我且問你，你頭上是件什麼東西？」回道：「是屋。」「屋上是什麼？」「是

天。」「你曉得是天底下是什麼？」「是地。」老人冷笑，口中念著四句道：

天聽自無聲，蒼蒼何處尋。非高亦非遠，這睹在人間。

說：「李雷，你惡孽深重，造下火牢土牢，相思椅彩陰補陽。你難對天地鬼神，罪在彌天。」李雷聽罷，大怒道：「好老狗頭，你敢說我麼！」吩咐把四樓教習傳來。一聲答應，上來四十位教習，一個個挺著胸脯子，一齊叫道「大老爺，大老爺」，李雷道：「不要叫了。快些把這老頭子拖下去打！打走了氣，重重有賞。」「是」一聲答應，走到老人面前，說：「老頭子，你好好的，闖這大禍！我看你性命難保，請你老人家讓我們動手。」老人道：「站在這裡打，你們吃力，如今等我睡下來，你們又不費力。」眾人道：「就是如此，快些睡下來。」老人將柱杖放在旁邊，朝下一睡，四十個教習拳頭一起照肚子上打下，猶如石頭一般，打得手連皮都去了，內口帶傷，哼聲不止，都搖頭吐舌，臉都傻了。老人家見他們不打了，喊「起來」，他便爬起來，叫聲：「大麻子，蒙你的愛，打得我受用。我且問你，你可記得你起龜牢時節，地下挖起個大石匣，鎖壓在上面？快快著人將石匣取來。」未知石匣有何用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